西漢年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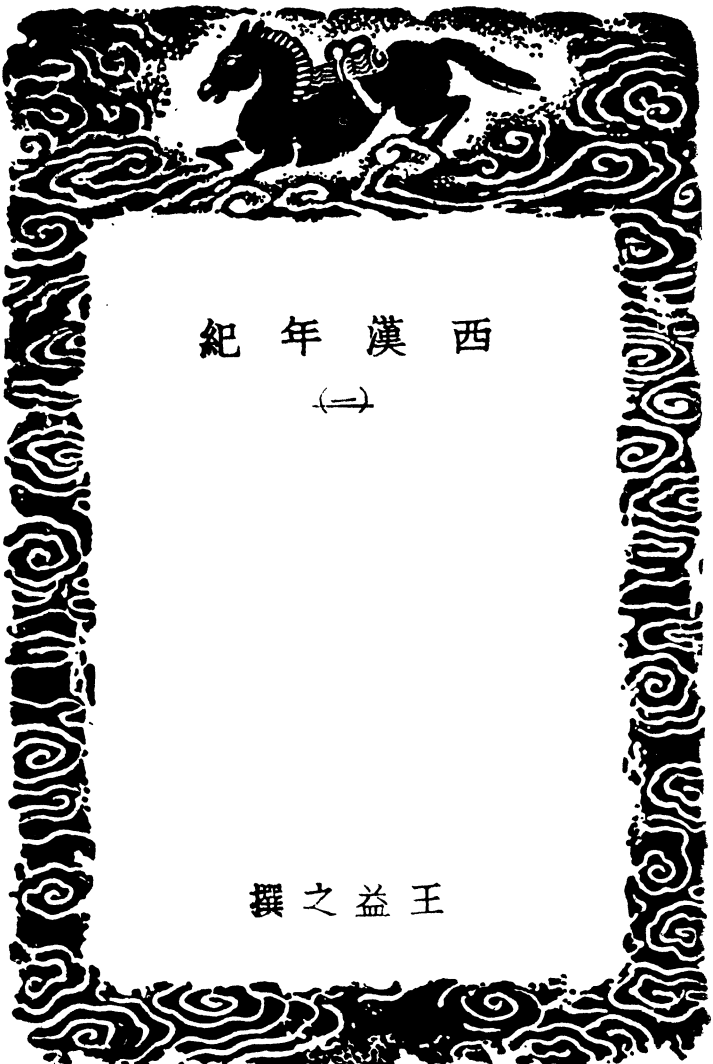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年紀

(一)

王益之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西漢年紀序

西漢年紀者。行甫先生著也。先生名益之。官宋大理寺司直。其生平著述。有漢官總錄職原若干卷。於兩漢掌故、最爲精熟。惜其書散佚無存。是編三十卷。載入永樂大典中。坊間無單行本。自乾隆朝武英殿有聚珍版。始印行之。而世亦罕見其書。友人徐小雲比部。自都中購得。郵寄來鄂。余爲校勘而重鋟之。因讀而有感曰。史莫古於春秋。爲萬世不刊之典。自太史公作史記。班氏作西漢書。人各爲傳。一變春秋之例。非復編年本旨矣。其後荀氏欲復編年之體。與班馬異。而司馬公作通鑑。復從而正之。然其刪繁就簡。遺漏滋多。獨先生於年月之訛誤也。則取楚漢春秋而考訂之。於紀載之異同也。則採說苑新書而詳辨之。地名之歧出也。則考地理圖志而折衷之。本本源源。各有根據。而一代升降之際。人事得失之林。靡不參諸鑑論。得是非予奪之公。絕無一毫私心於其間。豈非夫子作春秋之志者哉。是書出。而補荀氏溫公所未逮。後之作史者可以法矣。梓既成。聊綴數言於簡首。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西漢年紀卷一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祖

高祖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亡避吏。與樊噲俱隱於芒碭山澤間。此語見噲傳。噲曰。東南有天子氣。秦始皇乃東遊以厭之。史記漢書高紀。荀悅秦紀。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于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恐非事實。班氏削去卽自疑三字。而荀悅漢紀。獨書曰。高祖亡。遁吏。于山澤中。蓋得之矣。東遊事紀于其後。亦是今從之。季所在。上常有赤色雲氣。占氣者曰。東南有天子氣。秦始皇乃東遊以厭之。史記漢書異曰。史記本紀。秦始皇帝紀。高祖紀。荀悅秦紀。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于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恐非事實。班氏削去卽自疑三字。而荀悅漢紀。獨書曰。高祖亡。遁吏。于山澤中。蓋得之矣。東遊事紀于其後。亦是今從之。案秦二世元年至三年。楚漢起兵始末。原本未載。疑有脫漏。元年冬十月。沛公先諸侯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高紀。先是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是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沛公克秦。悉斂得之。皆載于尺二寸簡。多有古文字。家語序。按高紀。沛公入咸陽。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得孔子家語。疑因此附入。今本不書蕭何事。似屬脫落。沛公入秦宮室。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數。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史記張良傳。徐廣註。沛公不聽。

張良曰。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此語見紀。還軍霸上。張良世家。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地。西至河南。史記月表。陽武陳平往歸之。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至是歸羽。平傳。十二月。項羽至。關有守兵。關不得入。聞沛公已定咸陽。大怒。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楚左尹項伯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具告以事。欲呼良與俱去。良乃入告沛公。沛公大驚曰。君安與項伯有故。良曰。秦時與臣遊。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良出。與項伯同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按原本。于爲擊破沛公軍句。即接沛公語。所以遣將守關者云。文義不相屬。疑有脫文。今據史記補入。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自早來謝。沛公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具以沛公言告項羽。考異曰。史記羽紀。作報項王。以下皆爾。按是時羽未稱王也。當是史臣追書。非事實。通鑑悉稱項羽。或曰將軍。今從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勠力而攻秦。然不自意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羽因留公與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項羽默然不應。按此下。史記倘有范增出召項莊入爲壽之文。此本不錄。疑有脫漏。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遂夷。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按史記。倘有張良出召樊噲一節。此處文義未明。疑有脫漏。於是遂去。乃令張

良曰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考異曰。史記羽紀作大將軍足下。通鑑易以亞父。今從之。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嗟吾屬今爲之虜矣。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羽紀。及秦諸公子宗族。史記秦紀。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考異曰。史記秦紀云。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封之。與羽紀不同。當考。或說音稅。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說者。羽紀。考異曰。楚漢春秋。揚雄法言。以爲蔡生。班史。通鑑。以爲韓生。未知孰是。唯史記以爲說者。今從史記。成安君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卽以南皮旁三縣封之。史記列傳。曰。按通鑑載曰。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多說項王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爲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因環封之三縣。此與史記漢書所載微不同。今從二史列傳。南粵尉趙佗。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南粵王傳。項王出之國。使人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叔孫通留事項王。項王陰令九江王衡山王臨江王弒義帝。羽紀。通傳布傳。時彭越在鉅野。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令反梁地。羽紀。彭越傳。按史記。時田榮殺田布。自立爲齊王。此本不載。而但言榮與越將軍印。首尾不具。疑有脫漏。漢王至南鄭。按史記。時諸侯罷戲下。各歸國。故漢王還至南鄭。本不載。疑有脫文。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王孽孫信。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史記高紀。考異曰。漢書帝紀。以爲淮陰之言。按其辭與韓王信傳所載。韓王信說漢王語合。兼史記帝紀。亦不載登壇拜將事。徐廣以爲韓王信是也。今從之。按楚漢春

秋。韓王本名信。都。劉氏史通及小顏功臣表。俱引之。信通作申。與韓信之信有別。司馬遷削去都字。班掾因誤讀去聲。混作淮陰侯名。而附入拜將一節。考異所辯甚當。初淮陰人韓信。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寄食漂母。後數與蕭何語。按史記。韓信初從項梁。數以策干羽。不用。乃歸漢。此本但言數與蕭何語。而不及其歸漢。本末。疑有脫漏。何奇之。數言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是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也。見人恭敬。言語姁姁。至人有功當封爵。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殘滅。百姓不附。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信傳。漢王留蕭何收巴蜀租。塡撫諭告。使給軍食。何世家。八月。史記高紀月表。漢王引兵。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考異曰。漢

書本紀作五月。按四月諸侯方各罷兵就國。不應五月便出。史記高祖紀月表皆作八月爲是。今從史記。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項羽紀月表。考異曰。史記項羽紀。載於四月。今從月表。及漢本紀。載於八月。漢王許立韓王孽孫信爲韓王。先拜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傳。項羽聞漢王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張良爲漢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羽由此怨布。羽紀。王陵始爲縣豪。漢王微時。兄事陵。漢王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考異曰。終得天下四字。考史記。漢書。荀紀。皆無。今以通鑑增入。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世家。

二年冬十月。九江王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史記布傳。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王張耳。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舊故。而項王彊。又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人秦可謂能義矣。兩講。荀紀。仍楚雖彊。後必屬漢。耳乃走漢。漢方圍章邯廢邱。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餘已敗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歇于代。趙王德餘。立以爲代王。餘爲趙王弱。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張耳、陳餘傳。十一月。漢王乃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本紀韓王信傳。韓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

治河上塞。晁錯傳秦北攻胡集河上塞。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本紀二月。蕭何守關中。漢王與諸侯擊楚。蕭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通鑑書載于八月。正以四月敗于彭城。道逢孝惠載之。六月立爲太子。太子以六月立。不應蕭何侍太子守關中。卻在立太子之前也。然以史考之。漢王敗于彭城。回至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軍。使何不守關中。不應可調其老弱也。然漢王將東擊楚。又不應關中無人居守。史記云云。漢王與諸侯擊楚。蕭何守關中。此正彭城之役。故荀紀載于二月。得之矣。子長所記。蓋總記一載之事。今守關中。則從荀紀。自侍太子以下。則載于立太子之後。庶不牴牾。按荀悅漢紀。蕭何守關中。在春正月。三月。漢王南渡平陰津。爲義帝發喪。祖而大哭。哀臨力禁反。三日。發使告諸侯。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漢紀夏四月。項王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考異曰。五諸侯。顏注。以爲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按常山張耳兵敗。奉頭鼠竄以歸漢。安得有兵。是時陳餘遣兵助漢。兼趙爲五。耳韓信傳云。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然楚方擊齊。于城陽。齊安得助漢入彭城。意齊字後人妄加耳。又漢書作叛五諸侯兵。從史記作部字。按韓王當是韓信。師古注。以爲鄭昌。誤。叔孫通以儒生弟子百餘人降漢。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制。叔孫通傳。時薛人丁固。楚漢春秋云。丁公名固。爲楚將。逐窘漢王。短兵接。漢王急。顧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于是丁固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季布傳。項羽釋齊而歸。擊漢于彭城。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于橫。田儋傳。按史記。時楚與漢戰于彭城。大破漢軍。漢王閒行收軍。五月至滎陽。傳。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卽絕河津。反爲于僞反。楚。高帝紀。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衞。高紀。按前一月。蕭何守關中。節。考異云。自侍太子以下。載于立太子之後。知此上當有蕭何侍太子治櫟陽事。今本不載。似屬脫落。雍州定。置中地、北地、隴西郡。高紀。通鑑。考異云。漢書本紀云。雍州定。八十

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按塞王欣、翟王翳降置河上、渭南、上郡已見于欣翳初降時不當重出今從通鑑。漢王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漢王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漢王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因縣令爲公社。下令曰吾甚重祀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郊祀志匈奴冒頓既滅東胡。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使。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音疲于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傳是歲以盧綰爲太尉。史記大事紀。

三年冬。漢王與羽相距京、索間。數使使勞來到反苦丞相何。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軍者。悉詣軍所。王益信君。于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何傳楚龍且擊破九江王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殺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布傳夏四月。項王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項羽紀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于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爵邑。士之頑頓讀曰鈍者讀曰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卽定矣。平世家五月。漢王出滎陽。至成皐。自成皐入

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自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音奏。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于元反。葉武涉反。閒。漢書高紀。得九江王布。史記項羽紀。漢書韓信傳。考異曰。此語本之史記項羽紀。而漢書紀。書布以十二月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皐。按布以十一月起兵攻楚。楚遣龍且擊布。數月。且破布軍。是布留九江數月。豈得次月即至漢也。兼收兵北至成皐。亦在宛、葉後事。羽紀書曰。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此得其實。入保成皐。卽以後羽引而東。使終公守成皐。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是也。漢書韓信傳云。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得九江王布。入成皐。楚復急圍之。與史記合。獨紀以布至漢爲十二月。故并移屯成皐于前年。蓋漢王自彭城既敗之後。與羽相距於滎陽。紀書二年秋八月。漢王如滎陽。三年夏四月。項王圍漢滎陽。漢王請和。使漢王在成皐。羽當圍成皐可也。漢王後用紀信計。始自滎陽遁。至成皐入關耳。按史記紀是時亦無屯成皐事。當是漢書紀誤。今從史記。羽紀。書布歸漢于宛、葉閒。滎西楚奪衡山王吳芮地。復以爲番君。高紀。八月。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謀取敖倉。酈食其又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考異曰。史記。漢書。以取敖倉說齊。合爲一事。唯通鑑取劉向新序。分爲二事。今從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解將二十萬之衆。考異曰。漢傳作田閒。劉貢父謂。此時何緣更有田閒。按田儋傳。乃是田解。今從儋傳。軍于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王曰善。乃使食其說齊王廣。及相國橫。酈食其傳。

四年冬十月。韓信襲破齊歷下軍。田儋傳灌嬰虜華毋傷。嬰傳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食其賣已而烹之。廣東走高密。橫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于膠東。田儋傳使使于楚請救。韓信傳項王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周蘭將兵救齊。漢紀項王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悉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之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其兩反。刼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舍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羽傳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彭越傳漢以中尉周昌爲御史大夫。昌、苛從弟也。荀紀考異曰。不知所拜月日。今從荀悅漢紀。載于高帝馳入成皐之次。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越傳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高紀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塡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信傳漢方困於滎陽。劉通傳考異曰。韓信傳云。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按是時。漢王與項羽相距于滎陽。廣武間。羽紀未嘗圍漢也。通鑑削去兩語。劉通傳云。韓信自立爲假王。漢方困于滎陽。遣張良卽立信爲齊王。信以安國之。是也。今從通傳云。漢方困于滎陽。春二月。韓信已王齊。使灌嬰別將。擊楚將于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渡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王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渡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于下邳。壽春。擊破楚騎于平陽。遂降彭城。虜楚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鄼、蕭。相攻苦酸。與漢王會陾鄉。灌嬰傳秋七月。立英布爲淮南王。本紀與擊楚。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布傳八月。初爲算賦。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北貉、莫客反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本紀九月。歸太公、呂后。按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

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此本首尾不具。疑有脫漏。軍皆稱萬歲。漢王欲封侯公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君。此事據楚漢春秋。

五年冬十一月。淮南王布。與劉賈。入九江。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遂舉九江兵。竝行屠城父。隨彭越。皆會垓下。高紀。布傳。彭城二字據羽紀。十二月。漢王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王決勝垓下。齊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史記正義曰。費侯陳賀也。費將軍居右。史記正義曰。費侯孔熙也。漢王在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王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韓信復乘之。大敗垓下。史記高紀。項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此據楚漢春秋。于是項王乃上馬。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御史大夫。將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音蟻。船待。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乃自刎而死。羽紀。項籍已死。灌嬰乃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嬰傳。漢遣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綰。及靳歙。別定江陵。擊虜。臨江王共尉。送致雒殺之。以臨江爲南郡。見漢紀。劉賈。靳歙列傳。周勃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勃傳。陳人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漢王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當時傳。

春正月。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耳、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爲人臣上書當言昧死罪而言。漢遂遵之。大王陛下。先是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以定。而位號比擬。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讀曰僻。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于天下之民。則可矣。于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爲號。漢因而不改。

班固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古禪字。上扇反。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讀與由同。高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莊。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古艱字。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國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英雄。外服胡、粵。用壹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敵讀曰譎。戍彊于五伯。讀曰霸。閭

閣逼於干戈。嚮音響。應磨音慘。於謗議。奮臂威于甲兵。鄉讀曰嚮。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由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

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尊王后爲皇后。太子曰皇太子。通鑑易爲更字。今從通鑑。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本紀注。漢官儀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作陵。廟于外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得天下。乃使使者梓宮招魂。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鐘簴。諸侯剖符受封。韓王信、英布、欒布。天下大定。帝西都雒陽。諸侯皆臣屬。史記。夏五月。兵皆罷歸家。漢紀。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方目反。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辯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下。皆令食邑。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本紀。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居力反。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無謂也。異曰。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于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本紀。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哉。隨何跪曰。方陛下之敗于彭城也。發步卒五

萬人。騎五千。能以取九江乎。考異曰。漢書黥布傳載。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按高祖自彭城既敗。過虞地。始遣隨何說九江王。此云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非是。今微爲刪潤。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九江。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于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英布傳。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聞之。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置。而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敗。猶可觀也。遂自剄。田橫傳。

班固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楚漢之際。豪傑相王。惟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爲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虐。

秋七月。趙景王張耳薨。子敖嗣。尚帝長女魯元公主爲后。耳傳。長沙文王吳芮薨。子臣嗣。初文王芮。帝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芮傳。

班固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彊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或謀叛逆。逆終于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惟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有以矣夫。

九月。虜燕王臧荼。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盧綰。爲羣臣觖音決望。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立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綰傳。罷太尉官。史記大事記。綰與上同里。生又同日。帝東擊項籍。以太尉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有如綰者。綰傳。故特王之。通鑑使樊噲將兵平代地。本紀。考異曰。此語見本紀。通鑑削之。溫公謂是時代地無反者。故去之不疑。按燕王臧荼之反。攻下代地。高帝自將攻之。既虜臧荼。遂立盧綰爲燕王。代地餘寇。帝不自往。故命樊噲將兵平之耳。紀稱噲以丞相將兵。考傳。噲平韓王信。方遷丞相。此未得爲丞相也。今刪去三字。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爲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反。本紀。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本紀。十二月。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憐之。其赦天下。漢書紀。遂會諸侯於陳。平世家。按史記。人有告楚王韓信反。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執之。遂會諸侯于陳。還至洛陽。赦信爲淮陰侯。此本但紀會陳事。疑有脫漏。考異曰。是時諸侯來朝者。止二人。餘無所考。豈以其遠耶。淮南王布。梁王越來朝。布、越傳。春正月丙戌。封呂后兄澤爲周呂侯。釋之建成侯。史記。

班固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是後薄昭、竇嬰、上官、衞、霍之侯。以功受爵。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寖廣博矣。

分楚地爲二國。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以爲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王齊、荊地。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從父兄賈爲荊王。漢紀。都吳。史記年表。以

碭郡、薛郡、鄒郡、三十六縣。立少弟文信君交爲楚王。漢紀。都彭城。史記年表。交好書。多材藝、少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于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交王楚。乃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元王傳。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次兄宜信侯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子肥爲齊王。漢紀。都臨淄。史記年表。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高紀。

太史公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鎭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以曹參爲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數百。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于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世家。列傳。封張良爲留侯。蕭何酇侯。酈商曲周侯。周勃絳侯。樊噲舞陽侯。灌嬰潁陰侯。周昌汾陰侯。武虎梁鄒侯。董渫成侯。孔聚蓼侯。陳賀費侯。陳豨陽夏侯。丁未。封周竈爲隆慮侯。戊申。封丁復爲陽都侯。功臣表。壬子。封呂靑爲新陽侯。戊午。封郭蒙爲東武侯。功臣表。時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

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多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何世家張良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良世家上已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考異曰。此據張良傳。而高紀作三十餘人。按年表止二十八人。今從良傳。三月戊子。上置酒。封雍齒爲什邡侯。二千五百戶。考異曰。漢書表作正月戊午。史記表作三月戊子。二書不同。按長歷是年正月丙戌朔。是月無戊午。當是漢書誤。今從史記。又川北漢書本表亦作三月戊子。按今本漢書表無作正月戊午者。丙申。封陳武棘蒲侯。庚子。封朱軫都昌侯。嚴不職武彊侯。傅胡害貫式制反。齊侯。搖毋餘海陽侯。宣虎南安侯。蔡寅肥如侯。蟲達曲成侯。陳涓河陽侯。夏四月癸未。封閻澤赤敬市侯。功臣表上歸櫟陽。本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考異曰。通鑑載于五年。按漢書張良傳。六年封功臣。時始封留侯。豈得謂之杜門不出耶。今移于此。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搖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良世家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觔。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

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徹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本紀六月丁亥。封戎賜柳邱侯。周止魏其侯。繒賀祁穀侯。工師喜平侯。奚涓魯侯。尹恢城父侯。張越任侯。襄棘邱侯。秋七月庚寅。封郭亭河陵侯。單究昌武侯。戊戌。封丙猜高宛侯。丁義宣曲侯。華毋害終陵侯。八月丙辰。封劉到東茅侯。唐厲斤邱侯。甲子。封戴野臺侯。王陵安國侯。丁禮樂成侯。審食其辟陽侯。周緤鄰成侯。功臣表王陵從漢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帝。以故晚封。陳丞相世家列侯畢已受封。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本紀曰。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重以白馬之盟。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又作十八侯之位次。功臣表序。鄼侯蕭何第一。平陽曹參第二。第三闕。考異曰。侯表以張敖爲第三。按是時張敖正爲趙王。未爲宣平侯也。意必高后時曲升之。非高祖之舊也。今既無考。姑闕之。絳侯周勃第四。舞陽侯樊噲第五。曲周侯酈商第六。魯侯奚涓第七。汝陰侯嬰第八。潁陰侯灌嬰第九。陽陵侯傅寬第十。信武侯靳歙第十一。安國侯王陵第十二。棘蒲侯陳武第十三。清河侯王吸第十四。廣平侯薛歐第十五。汾陰侯周昌第十六。陽都侯丁復第十七。曲成侯蟲達第十八。功臣表丁丑。封代相陽武張蒼爲北平侯。功臣表遷張蒼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蒼列傳立大市于長安。史記大事記是歲魯侯奚涓死。亡子。

封其母底爲重平侯。封彤音而。跖之亦反。芒侯。陳大乞高胡侯。奚類厭次侯。功臣表。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祀之。令祝立蚩尤之祀于長安。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力追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祀宮中。其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南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各有時日。郊祀志。

西漢年紀卷二

高祖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漢書作戍卒。衞官史記作衞宮。設兵。張旗志。一作幟。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音廬。句傳。于是皇帝輦出房。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至秦去輪而輿至尊。百官執職。漢書作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乃拜叔孫通爲奉常。賜金五百觔。初通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剸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剸言大猾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至是。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觔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通傳。叔孫通既爲奉常。遂定儀法。禮樂志。著漢儀十二篇。見後漢曹褒傳。班固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章。帝敕曹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益律旁章十八篇。晉刑法志。漢興。樂家有制氏。服虔曰。魯人。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通乃因奏樂人。制宗廟樂。漢書禮樂志。以爲高祖時。不附歲月。今附于定禮儀之後。他皆類此。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

步之節。猶古采齊。才私反。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作昭容樂、禮容樂。考異曰。禮樂志作六年。今附于叔孫通制樂之後。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氐丁禮反。皆因秦舊事焉。禮樂志。

班固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

初。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民大說。讀曰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于是蕭何擴九問反。摭之石反。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刑法志。考異曰。不知其時。今因叔孫通定禮儀。因附于後。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然皆罪名之制也。商鞅受之以相秦。及何定律。益事律、興廐、戶、三篇。解題曰。興律、廐律、戶律。總謂之事律也。合爲九篇。晉刑法志。崔定政論曰。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後漢陳忠曰。蕭何創制。大臣有告寧之科。藝文志曰。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隸、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先是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至何草律。季秋論報。見通典。陳寵議。常書三冬之月。漢舊事。又陳寵曰。但避立春之月。不計天地之正。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藝文志。天下既定。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外命天下郡國。選引彊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漢官儀。考異曰。此據漢官儀所載耳。班固刑法志云。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

樓船。果如固言。則樓船蓋武帝制。漢初無有也。以史考之。淮南王長。嘗發樓船擊南海。事見嚴助傳註。則非武帝始制明矣。嚴安傳曰。秦皇帝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是樓船乃秦制也。漢官儀以爲高帝置。是必高帝因秦行之。至武帝益增多耳。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于東門。以薦陵廟。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十月。都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寇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通典。張蒼緒正律歷。以帝十月始至霸上。因故奏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張蒼傳。以蒼言用顓頊歷。比于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律歷志。又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作代反。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張蒼傳。

太史公曰。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之子弟分散。戰國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眞也。帝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

帝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邱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轑音勞。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有羹。繇讀曰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帝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至是始封其子信爲羹頡音戛侯。楚元王傳。按荀悅漢紀。封羹頡侯。作六年正月甲子。丙午。與漢書楚元王傳及侯表異。當是荀紀誤。封陳胥爲復陽侯。擊項籍功。共石陽河侯。定諸侯功。後又封許盎柏至侯。華寄朝陽侯。皆以擊羽功。功臣表。辛卯。立子如意爲代王。本紀。以郎中陽夏侯陳豨爲代相。考異曰。盧綰傳云。上至平城。還拜豨。今附于封如意之後。或作趙相。按是時。趙王張敖尚在。不應漢爲置相。惟韓信傳。以爲代相。此言之謬矣。今從信傳。劉賈父亦以爲當作代相。監

趙代邊。邊兵皆屬焉。盧綰傳。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本紀。二月。帝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顏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于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考異曰。高帝初起。自稱沛公。其官爵皆楚制。如左司馬連敖之類是也。自入關。封漢元年。始用秦制。以蕭何爲丞相。周苛爲御史大夫。夏侯嬰爲太僕。襄爲治粟內史。周昌爲中尉。二年。盧綰爲太尉。五年。王恬啓爲郎中令。義渠爲廷尉。薛歐爲典客。陽成延爲衛尉。商爲衛尉。七年。叔孫通爲奉常。是時已盡取秦制。然猶未備也。自七年置宗正。而官制備矣。蓋漢初少府、廐之制。多定于七年。今附于置宗正之後。百官表內屬令。或有後世所增置者。或以微職無甚關係者。皆闕不著。

丞相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有兩長史。秩千石。太尉金印紫綬。掌武事。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爲三公。奉常。掌宗廟郊祀禮樂典經博士。及諸陵縣。皆屬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大夫、郎、謁者、皆屬衛尉。掌宮門衛士屯兵。公車司馬。及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長樂亦有衛尉。掌其宮職。略同。位在同名卿上。見晉志。太僕。掌輿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歸義蠻夷。屬有行之。宗正。掌親屬。治粟內史。掌穀貨。屬有太倉都內令丞。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屬有尚書。又黃門、御府、永巷內有宦者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凡九卿。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廷尉無丞。有正監。秩比千石。屬令長。皆六百石。中尉。掌徼循京師。秩與九卿同。有兩丞。候司馬千石。屬官有中壘武庫令丞。又式道左右中候。及京輔兵卒。皆屬焉。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將作少府。掌治宮室。詹事。掌

皇后太子家將。行皇后卿。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典屬國。掌蠻夷降者。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主爵中尉。掌列侯。自太子太傅。至主爵中尉。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皆秦官也。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無員。多至數十人。給事中亦加官。所加者。或大夫、博士、議郎。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將軍。大夫皆秦制也。爵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皆秦制。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改所食國令長。名相諸侯王。帝初置金璽盭音戾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郡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縣令長。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

以上並依百官表及通典荀氏漢紀參修。漢制。三公號稱萬石。月各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眞二千石者。百五十斛。考異曰。顏氏百官表注。百官俸。闕眞二千石。按汲黯傳。如淳註曰。諸侯王相秩眞二千石。律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通典以眞二千石。卽二千石所未諭也。今從如淳註增入。又外戚傳顏氏註。亦曰。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顏氏百官表註。秋七月丙申。封杜得臣爲棘陽侯。擊項籍功。林摯平棘侯。用燕相侯。見功臣表。並太上皇徙居長安深宮。悽慘不樂。帝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沽酒鬬雞蹴鞠。以此爲懽。今咸無焉。以故不樂。帝乃于驪邑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帝少時。常禱豐枌。符云反。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西京雜記。八年冬十月。上東擊韓信餘寇于東垣。音轅。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弒上。上心動。去弗宿。高紀。癸丑。封趙將夕深澤侯。擊平城功。丙辰。封燕相溫疥。音介。爲揖侯。告燕王臧荼反。癸酉。封陳黑爲歷侯。攻臧荼功。並功臣表。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音衛。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本紀。十二月丁未。封衞胠。音脅。武原侯。擊韓王信功。陳錯臺侯。擊代陳豨功。春二月丁卯。封許瘛。克制反。宋子侯。宋諸侯功。三月丙戌。封陳遬。吉速字。猗氏侯。室中同清侯。留盼彊侯。秦信彭侯。皆以擊羽功。見功臣表。行如雒陽。本紀。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本紀。初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爲名。上幣。銅錢文曰半兩。重

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臧、不爲幣。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音頰）錢。黃金一觔。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贏。以稽市物。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帝乃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絺紵。罽。操兵乘騎馬。重稅租以困辱之。（食貨志本紀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與奴婢倍算。）漢接秦之弊。諸侯竝起。民失作業。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于是約于省禁。輕田租什伍。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食貨志。）夏四月辛卯。封魏遬寧侯。（擊臧荼功。）六月戊申。封旅卿昌侯壬子。封旅罷（讀曰皮。）師共（音供。）侯。（擊韓王信功。）馮解散閼氏侯。（平代功。）秋七月辛酉。封張說安邱侯。（擊項羽功。竝見功臣表。）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本紀。）九月丙午。封紀成子通爲襄平侯。（通以父戰死時事侯。好斬曹咎功。臣表。）是歲。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帝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郊祀志。）祀用壬辰位祠之。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童男十六人。舞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次耘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成功。（通典。）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名爲長公主。妻單于爲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匈奴傳。）

九年冬十月。未央宮成。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趙王張敖。楚王交。及羣臣朝于未央宮。置酒前殿。太上皇輦上坐。上捧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所就。孰與仲多。

太上皇笑。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史記大事記。劉敬從匈奴來言。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支之術也。上曰善。十一月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敬傳。與利田宅。本紀。

地理志曰。秦地于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邰。讀曰部。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幷兼之家于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支。非獨奉爲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古錯字。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遊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險阻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十二月壬寅。封張瞻師爲平侯。擊諸侯功。見功臣表。三月丙戌。詔以須毋爲陸量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夏四月戊寅。封長沙將鄧弱爲離侯。長沙柱國吳郢爲義令侯。又封周成爲高景侯。成苛之子。以父死事侯。年表。六月以奉常叔孫通爲太子太傅。百官表。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丞相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

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魏相傳。罷渭南、河上、中地郡。復隸內史。以地理志修。周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于是上笑之。然尤憚昌。昌傳。呂后晚節色衰。愛弛。而定陶戚姬有寵于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常留守。益疏。外戚世家通鑑。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呂后側耳于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少。帝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侍。帝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堯進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呂后有卻。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帝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強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帝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帝曰善。于是乃召周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于諸侯乎。帝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于是徙御史大夫

周昌爲趙相。昌傳一。考異曰。通鑑載于十年。按九年張敖既廢。徙如意爲趙王。是歲。酈商以將軍將太上皇衛。載于此。次年太上皇崩。意者此言亦隨、當也。商傳。考異曰。商傳以爲陳豨反前一年。今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賈、楚王交、齊王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史記本紀。

周昌既行。久之。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皆書堯除日於十年。今從之。初趙人方與音房豫。公謂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頃之。果代昌位。昌傳。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郊祀志。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年。考異曰。漢書本紀云。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考荀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悅之時。漢書本尚未訛謬也。今從荀紀。楚王交、梁王彭越。來送葬。赦櫟陽囚死罪以下。荀紀漢紀史記。八月。令諸侯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本紀。陳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于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按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盧綰傳。故韓王信。令王黃、曼邱臣、說豨。信傳。及太上皇崩。上因是召陳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刼略趙、代。盧綰傳。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令豨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刼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舍之。本紀。上欲自擊豨。信武侯周緤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周緤傳。

太史公曰。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流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時沛人任敖。素善于上。爲上黨守。堅守不下。荀紀。是歲制詔御史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或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讞曰。所當比律令以聞。刑法志。考異曰。刑法志作七年。荀紀載于十年。當是此時本猶未誤耳。今從荀紀。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相侯敞。考異曰。漢紀作將。今從斬歙傳。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漢紀。上命車騎將軍斬歙。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擊敞破之。因降曲逆。斬歙傳。考異曰。將諸侯軍。見斬歙傳。蓋高帝前以羽檄徵天下兵。至此而集。按彭越傳。帝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此梁兵也。周昌爲趙相。白趙壯士四人爲將。帝曰。今計獨有邯鄲中兵。此趙兵也。楊陵侯傅寬。以齊相擊陳豨。此齊兵也。盧綰傳。高祖如邯鄲擊豨。燕王綰亦擊其東北。此燕兵也。獨楚無所見。時交爲楚王。當考。太尉周勃。取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趙利守東垣。十二月。上自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漢紀。癸巳。封河間守張相如爲東陽侯。後封中尉陶舍開封侯。郎中公孫昔禾成侯。孫赤堂陽侯。高色祝阿侯。趙堯江邑侯。劉澤營陵侯。宣義士軍侯。任敖廣阿侯。趙衍須昌侯。公上不害汲侯。呂臣寧陵侯。祕彭祖戴侯。功臣表。舍人樂說。得罪于韓信。信囚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于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

上所來。言陳豨已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封樂說愼陽侯。紀傳功臣表。考異曰。史記。漢書。皆載韓信與陳豨有謀。豨反。信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以定。待豨報使。如二史所載。信辭左右而與陳豨謀。當時雖復知之。時陳豨已反。高帝自將往征。則豨反明矣。信部署已定。又何待豨報也。此必告反者之嗣。及當時文致之辭耳。祥符閒。陳簡能作雪韓信論。及張文潛亦謂信非反。近東萊作大事記。朱晦翁貽書論辨。亦以信爲不反。後東萊竟以反書。而晦翁以爲失入。二史所載信反謀。既非事實。今皆削去不錄。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

帝聞韓信已誅。使使拜丞相蕭何爲相國。何傳。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下卷。通鑑。皆載何以九年爲相國。而荀悅漢紀。及漢書百官表上卷。皆以爲十一年。二者不同。考史記。蕭何世家。漢書列傳。皆云。上已聞誅韓信。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信誅在十一年。拜何相國。不應在九年也。當以十一年爲正。大事記。百官表下卷。通鑑。皆未免差謬。綠綬。百官表。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故秦東陵侯召讀曰邵。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內。非冒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不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讀曰悅。見何傳。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柴武。陳武。即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北。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

僕不能死。囚于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于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夕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傳。帝遷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匈奴邊。趙乃從南山有之。遠。數有敵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亦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恆。賢知溫良。請立以爲代王。都晉陽。漢書本紀。以陽陵侯傅寬爲代相國。將屯。寬傳。丙戌。封杜佑長修侯。擊諸侯。攻項昌。死事侯。二月乙酉。封戚鰓臨轅侯。守城功。後又封靳彊汾陽侯。破鍾離昧功。功臣表。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徹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讀霸。曰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堯。下相國。考異曰。漢書紀。作御史大夫昌。按周昌已于九年。出爲趙相。不應尚以爲稱也。是時趙堯爲御史大夫。故易作堯字。按御史大夫是趙堯。蓋本漢書臣瓚注。然周昌于九年爲趙相。疑是以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而趙堯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言昌。似不必改本紀原文也。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

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本紀。樊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噲傳。本漢興。佞幸寵臣。則有籍孺。此人非有才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以關說。佞幸傳序。考異曰。籍孺事見佞幸傳。序。不得其時。今附于枕宦者臥之後。先是上欲廢太子。大臣多諫爭。未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釋之。按史記功表。六年封呂澤周呂侯。釋之建成侯。而良世家。書易太子事。乃作建成侯呂澤。漢書張良傳。亦作呂澤。當是二史之誤。切張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釋之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者。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令呂釋之。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張良傳世家。考異曰。四皓來。不得其時。今附于英布未反之前。秋七月己丑。封翟盱況于反。衍侯。守燕功。後封昭涉掉徒弔反。尾平州侯。擊臧荼功。淮南王英布反。本紀。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故楚令尹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往

殺韓信。今殺彭越。考異曰。史記作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漢書作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按信死乃在越前。荀氏漢紀。移韓信于前。固得之矣。但作往年今年。則猶未善也。信越之死。同是一年。今改從荀紀。而去年字。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身。故反耳。于是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自將以擊布。數語見紀。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張良病。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愼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病。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張良行少傅事。良世家。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衞軍霸上。本紀。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東擊荊。考異曰。漢書布傳云。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東擊荊。按布起兵取荊。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重于越身歸長沙。如薛公所謂下計乎。果如薛公揣之。此言非事實。今削去不取。荊王賈與戰弗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相冷耳。堅守彭城。距布。功臣表。上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說蕭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尙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上得反。以自汙。上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悅。何世家。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于蘄西。遂戰。破布軍。布走江南。布傳。參世家。上令別將追之。本紀。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胡甘反。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胡和反。習之。上乃起舞。忼口朗反。慨傷懷。樂飲十餘日

乃去。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幷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本紀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王臣。使人紿布。僞與亡。誘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布傳單右車爲中牟侯。黃極忠邑。音踞侯。周聚博陽侯。靈常陽羨侯。冷耳下相侯。王虞人高陵侯。功臣表賜淮南相朱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傳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嘗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冒。生患。竟以滅國。

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于當城。本紀考異曰。史記盧綰傳云。漢使樊噲擊斬豨。按漢書高紀書周勃定代。斬陳豨于當城。故呂氏大事記合而言之。以爲周勃、樊噲、定代郡。按傳寬傳云。寬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是平代之後。噲未終事。而還排闥之諫。噲已在長安矣。故漢書止書周勃爲是。今從漢書。封將軍馮谿爲穀陽侯。郎中許猜嚴侯。太原尉奚意成陽侯。功臣表省太尉官。年表荆王賈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塡之。諸子少。濞傳辛丑。史記表立沛侯濞音被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愼毋反。濞頓首曰。不敢。紀傳又封濞弟廣爲德侯。皆兄喜子也。表十一月。上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浮邱伯。入見於南宮。申公傳上以太牢祠孔子。本紀自是諸侯卿相

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帝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蕭何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長安。蕭何謁。上笑曰。今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何世家傳。上歸。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尙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傳。世家。通傳。

十二月癸卯。封李必爲戚侯。功臣表。以擊韓王信功侯。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本紀。

班固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

殷。追存賢聖。至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帝撥亂誅暴。庶事草創。日不暇給。然猶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及其行賞而授位也。爵以功爲先後。官用能爲次序。

春二月。使樊噲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病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舍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爲燕王。本紀以上軍侯宣義爲燕相。表。是月熒惑守心。荀紀三月丙寅。封酈疥爲高梁侯。疥食其子也。以父死事侯。史記使表。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與集同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于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知朕意。本紀漢興序二等。高祖弟子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漢表云。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皆外接于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

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于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快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是分爲七。趙分爲六。徐廣曰。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梁分爲五。徐廣曰。濟陰、濟川、濟東、山陽也。淮南分爲三。徐廣曰。廬江、衡山。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于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物各得其所矣。史記諸侯年表序。樊噲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陳平世家。云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帝聞之大怒。噲傳。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平世家。夏四月。詔陳平、灌嬰。將十萬。屯滎陽。本紀。甲辰。帝崩于長樂宮。黃圖云。高帝居長樂宮。自惠帝至平帝。皆居未央宮。而長樂宮。太后常居之。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之。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考異曰。通鑑考異云。呂后雖暴戾。安敢一旦盡誅大臣。此說恐妄。因刪去不取。余按韓、彭、

漢之梟將。呂后斃之。如斃狐兔。譬不勞指顧之力。況以下諸將乎。意當時必有此謀。不可不載。今從漢書本紀。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本紀。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傳。漢封擊綰者。陳倉爲紀信侯。張平鹵侯。時又封王兢爲景侯。毛釋之張侯。革朱袁棗侯。朱濞僞陵侯。皆以從軍擊諸侯功封。漢自東克項羽。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功臣表。五月丙寅。葬長陵。自崩至葬。凡十三日。二巳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紀。考異曰。史通謂賈逵撰左氏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今不書。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閒。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

西漢年紀卷三

惠帝

孝惠皇帝諱盈。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爲漢王。二年。立爲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漢書紀。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帝兄也。異母。肥爲齊王。餘皆帝弟。戚姬子如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恆爲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史記紀。尊皇后曰皇太后。漢書紀。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讀曰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音接。伃音予。婕五經反。娥、傛音容。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婕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視眞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外戚傳序。按此條蓋因尊呂后爲皇太后之文。而連類及漢一朝後宮之制。體例未免龐雜。今姑仍原本錄之。以存其舊。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

也。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席、尚衣、亦是。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土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也。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與客同。繫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鬼薪取薪給宗廟。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皆三歲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完之。本紀。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惟給軍賦。他無有所與。讀曰豫。本紀。帝謂叔孫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奉常。定宗廟儀法。通傳。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時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高祖更名文始舞。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舞。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禮樂志。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史記高紀。初陳平、周勃。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

頴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于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日傅教帝。是後呂頴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復爵邑。平傳。高祖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史記外戚世家。太后最怨戚夫人。乃令永巷囚戚夫人。史記呂紀。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讀曰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耶。呂后傳。使使召趙王。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之。欲反。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幷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乃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旣被徵。太后復使使召趙王。王果來。周昌傳。未到。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呂后傳。太后德留侯張良。乃彊食。讀曰飤。之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良傳。太后德太僕夏侯嬰之脫帝及魯元于下邑閒也。乃賜嬰北第弟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夏侯嬰傳。

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曰。一級直錢二千。賜民爵。戶一級。本紀。春正月。城長安。按原本無城長安句。而五年九月。獨書長安城成。首尾不具。今據漢書補入。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丞相。曹參世家。考異曰。荀紀載于是年冬。未殺趙王如意之前。按史記大事記。載于城長安之後。今從史記大事記。夏。詔賜酈侯呂台父、周呂侯澤。謚爲令武侯。呂后紀。秋九月。封長沙王芮子淺、使侯。年表。

太史公曰。讀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長沙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昔高祖功臣。王者八國。至孝惠時。惟獨長沙全竟無過。爲藩守職。信矣。故其澤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數人。素隱曰按表芮子淺封便侯。傳至元孫。又封臣之子爲沉陵侯。亦至元孫。

二年冬十月。楚王交。齊王肥。來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帝以爲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酌兩巵酖置前。令齊王起爲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巵。欲俱爲壽。太后乃恐。自起泛漢書作反。帝巵。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更恐。自以爲不得脫長安。上車太息。齊內史士按劉向新序無去字。參乘。怪問其故。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之按劉向新序之作亡。蓋此本誤。齊國也。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誠以十城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城陽郡。尊公主爲王太后。呂太后果太悅。乃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史記新序春正月。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荀紀相國蕭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卽百歲。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秋七月辛未。何薨。謚曰文終侯。本紀何傳。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于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鑰。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

等爭烈矣。

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是歲。帝使樂府令夏侯寬。按樂府武帝時始立。樂府令疑當作大樂令。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禮樂志。

三年秋七月。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本紀。隕石于綿諸。一。荀紀。初秦置監御史。漢興省之。顏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如曰。秦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至是。帝始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訴。所察之事凡九條。漢儀云。惠帝三年。相國奏御史監三輔郡。察以九條。察有詞訟者。盜賊者。僞鑄錢者。恣爲姦詐者。論獄不直者。擅興徭賦不平者。吏不廉者。吏以苛刻故劾無罪者。敢爲諭侈及努力十石以上者。作非所當服者。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御史。通典。長修侯杜恬爲廷尉。百官表。

四年冬十月。楚王交、齊王肥、淮南王長、趙王友來朝。史記年表。壬午。帝納皇后張氏。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觔馬十二匹。通典。註曰。呂后爲帝納魯元女。故特優其禮。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宦爲吏。食貨志。平準書。帝爲東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作復方目反。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通傳。

太史公曰。叔孫希世度務。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春三月。按原本無春三月三字。今補入。雨血于宜陽一頃。荀紀。

五年冬十月。吳王濞、燕王建、來朝。史記年表。三月。帝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通傳。三月據荀紀。秋八月。己丑。相國平陽懿侯曹參薨。紀表。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惟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戶一級。本紀。是歲以高祖沛宮、爲高祖原廟。皆令歌兒習大風歌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禮樂志。史記大事記。考異曰。此事見漢書禮樂志。不載年。惟史記大事記載于五年。今從之。

六年冬。諸侯以長安城就來會。十月朝賀。史記呂后紀。齊悼惠王肥薨。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爲齊王。赦齊境內。

六年冬。諸侯以長安城就來會。十月朝賀。史記呂后紀。齊悼惠王肥薨。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爲齊王。赦齊境內。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于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不能解圍。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音嫚。又莫連反。考異曰。匈奴傳云。前陳豨反于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于平城。噲不能解圍。按高祖困于平城。乃是擊韓王信。非陳豨也。匈奴傳誤。今從季布傳。刪去此語。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音夷。未瘳。丑留反。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且匈奴譬如虎狼。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令大謁張釋軹書。按馬、班、二史。張釋或作張澤。或作張卿。又作張釋卿。宋祁以爲卿是字。釋其名。深自謙慉以謝之。并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

赦之。因獻馬。遂和親。季布傳。匈奴傳。通鑑。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本紀。夏六月。舞陽侯樊噲薨。子伉嗣。本紀。噲傳。起長安西市。修敖倉。本紀。置太尉官。以絳侯周勃爲太尉。勃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太傳。勃爲太尉。百官表。載勃亦以六年爲太尉。與史記紀不同。按是年曹參薨。拜王陵爲右丞相。陳平左丞相。因命周勃爲太尉。蓋推高帝遺言行之也。又史記周勃世家。亦以爲孝惠六年。益信漢書所載爲是。今從之。土軍侯宣義爲廷尉。百官表。

七年冬十月。楚王交、吳王濞、淮南王長、燕王建、趙王友、梁王恢、皆來朝。年表。夏五月。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典客。百官表。初食其以舍人。侍呂后于楚。幸于太后。王陵傳。後人或毀辟陽侯。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慚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朱建乃求見帝幸臣閎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于是閎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朱建傳。閎孺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帝。時郎中皆冠鵔音峻。鸃音儀。貝帶傅脂粉。化閎孺之屬也。佞幸傳序。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本紀。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監南北軍事。此事從荀紀。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大赦天下。史記。呂氏紀。九月辛丑。葬安陵。本紀。上尊號曰。孝惠皇帝。

班固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西漢年紀卷四

呂后

高皇后呂氏。名雉。字娥姁。許于反。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逮高祖而侯者三人。惠帝卽位。尊呂氏爲太后。太后欲爲重親。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謁高廟。高后紀外戚傳。皇后其月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考異曰。五行志載劉向之言曰。惠帝四年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宏爲少帝。若如向言。則是先所立帝誠惠帝子。特非張后出耳。而史記外戚世家。以爲詐取後宮人子爲子。及孝惠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漢書外戚傳所載云云。荀悅紀通鑑。並從史記。及外戚傳。今亦難以劉向之言。便爲更定也。上語皆取漢書外戚傳。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本紀。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皇帝。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漢書紀。二月。賜民爵、戶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漢書紀。夏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大中大夫張買爲南宮侯。少府陽城延爲梧侯。郎中令馮無擇爲博成侯。齊丞相齊受爲平定侯。乃封呂種爲沛侯。釋之子。呂平爲扶柳侯。呂后姊子。呂產爲交侯。史記表紀。建成康侯呂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釋之少子。爲胡陵侯。續康侯後。史記。

是歲太后聞御史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敖故沛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故以舊德用史記傳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太子嘉代立爲王史記紀春正月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有功者皆受分扶問反地爲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太尉臣勃曲周侯臣商潁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顏曰餐錢賜廚膳錢奉邑奉所食邑陛下加惠以定功次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漢書紀乙卯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迺止五行志是時浮邱伯在長安楚王交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楚元王傳齊王襄遣弟章入宿衞于漢高五王傳初蕭何薨祿嗣侯孝惠六年薨亡後是歲太后封何夫人祿母同爲鄼侯功臣表按此下當有三年事原本缺

四年夏四月丙申封淮陽丞相呂勝爲贅其侯楚丞相呂更始爲滕侯呂忿爲呂成侯太中大夫呂它音駝爲俞音輸侯舞陽侯樊噲夫人呂須爲臨光侯須用事顓權大臣盡畏之史記表記樊噲傳須常以陳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譏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于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願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譏王陵傳

五年秋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匈奴荀氏漢紀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史記紀。齊人田生說大謁者張釋曰。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又重發之。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釋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釋千金。釋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勿受。劉澤傳。夏四月。封呂肅王子通爲鍾侯。史記年表。秩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城長陵。漢書紀。太后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霍光傳。如淳註。

七年春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大傅。立王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史記紀。田生復說大謁者張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尙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釋入言。劉澤傳。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高帝兄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漢書紀。

八年春三月。太后祓。敷勿反。霸上。五行志。又後漢禮儀志云。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又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祓除不祥。漢祓霸水。亦斯義也。按史記高后紀。五行志。太后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狗。掇太后掖之。趙王如意爲祟。太后遂病掖傷。此處未載。疑原本有脫文。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呂榮爲祝茲侯。徐廣曰。呂后昆弟子。諸中官、宦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見史記本紀。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稱關

內侯。秋七月。太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辛巳。太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史記紀。

史記外戚世家曰。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于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爲輔。而以呂祿女爲少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

太史公贊曰。孝惠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高后已葬。劉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爲合葬。不合陵也。諸侯皆如此。九月庚申旦。考異曰。史記漢書作八月。按劉羲叟長歷。八月辛巳朔。後九月庚辰朔。若八月小盡。則庚申乃前九月九日。若大盡。則爲九月十日。御史大夫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按表。高后四年。御史大夫任敖免。窋已爲御史大夫矣。至此。豈得尚謂之行御史大夫事乎。恐非事實。今易之。丞相平。迺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衞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衞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因誅樊伉。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及其子二侯。史記紀。及樊張二傳。置孝惠皇后於北宮。外戚傳。

太史公曰。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

謀也。陳平世家。

先是呂氏。漢所得先秦古文字。盜張良、韓信、所次序兵法。藏之。及呂氏敗。乃散在民間。家語序。藝文志。壬戌以帝太傅審食其。復爲左丞相。尋免。史記紀。辟陽侯于諸呂至淡。所以全者。皆陸賈、平原君之力也。未建傳。御史大夫曹窋。坐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北平侯張蒼代之。史記張蒼傳。考異曰。史記曹相國世家云。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而張蒼傳。高后崩。曹窋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共尊立孝文皇帝。與世家不同。按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張蒼拜御史大夫。並書于呂后八年。而孝文帝以是年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長安。是日卽位。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外此無除拜也。蒼代邸上議事。已有御史大夫蒼名。則蒼之拜在文帝未立前明矣。史記曹相國世家所載爲謬。建陵侯中大謁者張釋免侯。恩澤侯表。

西漢年紀卷五

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諱恆。高帝中子也。漢書註云。高祖第四子。母曰薄姬。漢書荀紀。父吳人。與故魏王宗女魏媼烏老反。下同。通。而生薄姬。及諸侯叛秦。魏豹立爲王。而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漢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皋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自有子後希見。外戚傳。帝年八歲。立爲代王。十七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欲危劉氏。大臣共誅之。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周勃傳。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史記高后紀。瑯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后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考異曰。此史記所載也。

漢書高五王傳。削去瑯邪王三字。以爲大臣所議如此。按瑯邪王劉澤。既爲齊王所欺。不能反國。乃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瑯邪王。然則齊王之不得立。其瑯邪王之力多。此謀出於瑯邪王無疑。漢書削去瑯邪王三字。非是。今從史記。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高后紀。迺曰。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史記高后紀。後九月晦日己酉。此七字據史記高后紀增。代王至長安。考異曰。史記呂后紀所載如此。荀紀以爲閏月朔。非是。今從史記。遂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史記漢書二紀。迎帝於邸。報曰。宮謹除。帝卽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衞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帝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帝遂入。夜拜代中尉宋昌。爲衞將軍。鎭撫南北軍。考異曰。漢書作領南北軍。史記作鎭撫南北軍。今從史記。代郎中令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代太中大夫薄昭。爲車騎將軍。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史記紀。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卽阼。謁高廟。史記紀。十一月。封太尉周勃、丞相陳平。陳平欲讓周勃位。迺謝病。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辛巳。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王陵傳。辛巳兩字。據史記大事記。考異曰。史記本紀。書周勃拜相於益封之前。按益封詔內。尙稱太尉勃。則拜相在益封後明矣。潁陰侯灌嬰爲太尉。史記大事紀。周勃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

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而兄善盎嘗爲呂祿舍人兄噲仕盎爲郎中今而迺毀我盎遂不謝傳袁盎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考異曰史記呂后紀書遂王於高后已死之後文帝未立之前按漢書文帝紀元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又趙王傳曰孝文即位立遂爲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如此則遂之王趙其在文帝即位之後明矣史記呂后紀所書未免差謬今從漢書徙故琅邪王爲燕王考異曰澤爲齊王所詐失國自歸長安故史記本紀書故琅邪王漢書削故字非也但史記紀及表皆書於冬十月庚戌漢書表紀書於十二月以史考之文帝以己酉夜入未央宮猶未謁見高廟不應次日便封燕趙也蓋班氏修史記以爲漢書其間失子長之大意者固多至於考計年月其一日之長固不可盡廢也今故字從史記封拜年月從漢書按劉澤雖爲齊王所詐失國而漢朝竝未除其封是王爵現存不得稱故漢書削去故字自屬有見考異反斥其非未爲允當呂氏所奪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及楚地皆歸之漢書紀高五王傳詔丞相太尉御史盡除收孥相坐律令刑法志史記漢書紀考異曰漢書刑法志以爲文帝二年按史記漢書二紀竝載於元年今從之

班固曰其後新垣平詐謀覺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帝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春正月立子啓爲太子以張相如爲太子太傅石奮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考異曰黃圖漢記皆不載年今附于立太子之後尊薄太后爲皇太后乙巳封弟昭爲軹音只侯食萬戶萬戶兩字據侯表按昭爲太后之弟弟昭上應有太后二字於文方明疑原本脫去初太后父死葬山陰母亦前死葬櫟音樂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迺

召復方目反魏氏賞賜各以親疏受之外戚傳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皇后姓竇氏史記本紀孝惠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孝異曰史記外戚世家漢書外戚傳並作呂太后時入宮按竇氏以孝惠七年生景帝不應至呂太后時方入宮也荀氏漢紀作孝惠時爲是今從之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讀曰豫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迺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四昭反子啓及啓爲太子竇姬爲皇后女館陶長公主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迺詔有司追封竇氏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氏兄建字長君三輔決錄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外戚傳上爲立后故賜天下史記本紀按史記原文賜天下下尚有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以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二十五字蓋原本誤脫夏四月令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賈損之傳按賈損之傳載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

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云云無月日本紀令郡國毋來獻屬六月疑即還千里馬時事此作夏四月末知何據與匈奴復和親匈奴傳帝施惠天下塡撫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爲壯武侯衞尉定等十人四百戶考異曰漢書作足史記作定今從史記辛未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爲靖自名反郭侯六月丙寅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史記紀考異曰漢書本紀四人之封並作六月按史記侯表漢書功臣表恩澤侯表宋昌封在四月辛亥趙兼駟鈞封在四月辛未蔡兼乃六月丙寅耳當是漢書紀誤又史記紀以蔡兼之封在秋亦誤今並從表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下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乎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塡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王陵傳居頃之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愛厚賞處尊位久之卽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勃傳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百官表而平顓爲丞相王陵傳初高后崩卽罷南越兵越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初鎭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諭盛德焉迺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

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遙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布附反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周聚。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竝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後。通使如故。故使賈馳意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竹呂反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竝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

牛、羊、卽予、予牡、母予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稱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扶目反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朽、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丁故反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帝大說、讀曰悅、遂時稱臣、遣使入朝、請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南粵王傳、齊哀王襄薨、子則嗣、高五王傳、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迺言、雒陽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帝詔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爲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帝謙讓未皇也、賈誼

傳。考異曰。漢書本傳作爲官名。悉更奏之。史記傳云。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其義爲長。今從史記。是歲蕭何夫人鄼侯同罷。更封小子延爲鄼侯。本傳。

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獻侯陳平薨。荀氏漢紀。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閒。卒歸高帝。帝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潁陰侯騎。潁川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讀曰疲。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火故反。天下響讀曰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女教反。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

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口果反）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竹仲反）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口交反）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碩大（案碩大漢書作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待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待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音廷）之所擊無不推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音奔）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之林反）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與饋同）執爵而酳（古體字）祝鯁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下之尊尊養三老視諫（示）曰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幷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很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能讀曰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音鉅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彖古累字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扶目反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大各反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音財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讀曰導諛輿偷同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

好仁則仁與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工喚反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人君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後然見之考異曰漢書無正字此據後漢禮儀志註蜀本亦有正字按今本漢書有正字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讀與欣同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與驅同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讀曰懈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衞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張戀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於反既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讀曰悅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讀曰嚮風而從豪俊之臣方

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胡雅反歲二月。建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胡電反。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讀曰預。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賈山傳帝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與同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孅與纖同。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方勇反。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音糜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匱音厥。漢之爲漢。幾鉅依反三十年矣。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作四十年。按志云。上感誼言。開籍田。紀載籍曰。詔於二年。自漢興至文帝二年。才十九年。且誼云。幾四十年。恐誤。今易作三十年。按今本。本漢書作三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音閻。又丁念反。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人常反。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讀曰猝。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讀曰疲。夫羸老。易子而齧五巧反。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讀曰擬。者。竝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與驅同。民而歸之農。皆著直略反。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伎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古畝字。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耤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音資。盛。名謫作縣官。及貸土戴反。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食貨志本紀。